

引 子

立秋的那天。

细雨濛濛飘落。黄昏时分，知了的叫声便显得稀落，互相诉说着夏日的别离，分明带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凄凉。尽管明天没准儿更热，但知了们不知道……

一个长得极瘦的中年人吃过晚饭就在住家附近蹓跶。路过“辅民中学”的时候，他停住脚步，因为他听见了一丝若有若无、飘飘渺渺的歌声。歌词当然听不清，但那旋律却从来没有听过。既不像西北风，也不像东南风，倒仿佛是柔和的秋风轻轻抚摸一排排白杨树的叶翼叫它们安睡的催眠曲。忽而，那杨树不肯就这样睡去，发出庄稼地里玉米或高粱生长时拔节的嘎嘎声。但转瞬又变得平静，平静得让人感到哀惋和惆怅……

“辅民中学”的两扇大铁门早已关闭。只有一旁的小木门半掩着。传达室里传出看门老头擀面条的声音。

中年人是诗人，这歌声使他信步推开小门，走进校园。

“谁在唱歌？”诗人问。他与看门老头挺熟。

“不知道……”看门老头摇摇头。

“我进去看看。”

“去吧！回来坐啊！”

校园的夜晚，寂静而辽阔。月光如水，杨树叶的背面被风屡屡吹起，闪着银子一样的光亮。

诗人慢慢地向校园深处走去。那歌声并不因为他的前进而变大，也不因他的后退而变小，诗人无法判断这歌声来自何方。

但他渐渐听清了，这是一个少年的音色。那歌词也从旋律中浮现出来。诗人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将歌词断断续续记录下来：

不是初次出门蹭腿*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我的衣服好像大了
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
我的爹他只会喝酒只会修鞋
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去报仇
也许男人该去学会把手装进口袋握成拳头……

下面的歌词听不清楚，诗人痴痴地举着那纸片看着月亮。一个小女孩的叫声惊醒了他。

“豆豆——豆豆……”

诗人看见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从宿舍楼里跑出来。

诗人走上前去：“小姑娘——”

• 这首歌词的作者是摇滚歌手张楚。

小姑娘转过脸：“哟！你吓我一大跳！”

“你找谁呢？”

“我找我的猫……”

“小姑娘，你听见这歌了吗？”

小姑娘静静地，眯缝着眼睛，然后点点头。

“谁唱的？”

“不知道，我也会哼哼……”

“这歌叫什么名字？”

“叫——”小姑娘仰起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都叫它：姐姐，带我回家……”

“你知道歌词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叫它这个名字呢？”

“我只记得清最后两句……”

“说给我听！”

“姐姐，我困了。姐姐，带我回家。”

诗人心中一恸，又问：“这歌长吗？”

“好长好长。”

“他每天都唱吗？”

“差不多吧。”小姑娘转身跑了，黑暗中传来她呼唤她的“豆豆”的声音。

诗人也走了，他明天晚上还要来。

1 我们和重点学校的最大区别不是在产品的质量上，也不在产品的数量上，而是在产品的规格和花色品种上……

——教导主任

“辅民中学”并不是龙城市划定的重点中学，但它是个老校。

如果谈起历史，它的成立大约要追溯到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熊希龄任内阁总理的年代。如今算起，怎么也有七十多年了。

在这期间，辅民中学校门口的大牌子曾经几度更迭。解放后按全市统一规划，改为120中；十年动乱时改为红星中学；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按它所处的地点改为宋王坟中学，直到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它才应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和海内外校友的建议，返朴归真——又重新恢复了“辅民中学”的名字。

现在，一块凝聚着海内外广大校友关怀与希望的“辅民中学校友会”的大字牌匾与“辅民中学”的校牌一起并列在大门口的左边。与白底黑字校牌不同的是，校友会的牌子是经过木工雕刻的，铜锈般的绿字，松脂般的黄底，显得十分古朴庄重。

大门口的右侧并没有空着，那里非常富有时代感地挂着

四块招牌。一块是校办厂的“辅民教学仪器公司”；一块是给了学校赞助，租房子还另给房钱的“众生贸易公司物资部”；第三块是教育局借用几间房子办的“辅民职工函授大专班”；最后一块牌却小，是块只有一尺见方的铜牌，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环宇信息交流中心”。字倒都是书法家的手笔，可惜太挤，使人免不了想起寺院的碑林，或什么书法展览的门厅……

“辅民中学”的校园是很大的。从校门口到学校的第一座建筑物，大约要有七八十米的距离。坐北朝南的主楼与东西两侧的配楼一起围出一片很开阔的地面，很有些大专院校的格局和气派。

开阔地上左右对称有两棵巨大的绿荫如盖的梧桐树，加上中心一个二十米直径的花坛，使初来乍到的人一进校门，往往就情不自禁地说：“哟！这儿还有这么一所中学哪！”

沿着水泥铺成的甬道绕过主楼，可以看见一个有二百米跑道的操场，两侧各有两座比主楼略小但风格颜色相同的楼房，加上与主楼遥相呼应的礼堂，构成了“辅民中学”的主体建筑群。建筑群中所有的房屋都是灰砖绿窗，浑然一体。每当夕阳西下，学生离去，微风吹拂，树影摇曳，它会使人们想起凝重、寂静、幽深等等字眼儿来……

如果把“辅民中学”的历史算作一位七旬老人的话，那么这些建筑才只是人到中年——他们诞生在五十年代。

“辅民中学”的校址原本在远郊的南山，最早的名字叫“辅民公学”，是一所与社会救济、慈善事业有关的学校，那时候在学校读书的也大半是孤儿或是一些灾民留下的少年儿童。唯此，这所学校也便成为当时社会的脸面。开始还好，社会名流

捐赠的钱款，各个慈善团体赞助的实物，使这所学校得以维持。到后来，连年的战乱和灾荒，当人们发现肚子是比脸面还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这所学校了。解放的时候，这所学校财政拮据，入不敷出，校舍也已经破旧不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孤儿虽然很多，但能进这所学校读书的孤儿却日渐减少。再加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可以理解的原因，比如这块地皮将有更重要的用途等等……民政部门决定将这所学校由远郊的南山迁到近郊的宋王坟，政府拨款在这里建设新校，名称还是“辅民公学”。于是上面提到的建筑群便在这里出现了，公学的全班人马也都搬了过来。

新建校建成的一段时间里，学校的性质基本没变。到后来，社会的稳定，孤儿大量减少，学校也就允许父母健在的少年儿童来上学。因为这里可以寄宿，许多公务繁忙的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孩子便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主体。再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干部子女不要特殊的话，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涌进了这所学校。也就是这个时候，“辅民公学”的名称改成了“辅民中学”。没过两年，改成120中。“返朴归真”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真”就要“真”到家，干脆叫“辅民公学”。有人不同意说，这已经很过分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多少次报告，上级才勉强同意。再说，你见国内有哪家中学叫公学的？再者说，又有哪家中学不是公家出钱办的？一字之差将两种思想、两个方向分割得如此壁垒分明。嘴上不说破，心里都明白。

学校的教室多，学生更多。十年动乱的时候，许多小东西趁着父母搞“革命”的当口，悄悄地出生，悄悄地成长。等文化革命一结束，他们全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而他们的哥哥姐姐中学还没有毕业。

学校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平均有十个教学班，每个班按五十个人计算，学校大约三千名学生。文化革命是结束了，人却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要吃饭，他们还要读书。学生多的时候，一个年级有十四个班。

没有教室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当睁眼瞎吧！

其它的事情都在其次，救孩子要紧。“辅民中学”忍痛砍倒了礼堂后边那一大片枝叶繁茂、硕果累累的桃树，盖起了一座崭新的教学楼。

刚刚落成的教学楼，新是蛮新的，但不讲究，这是那种千篇一律、方方正正、呆头呆脑、高低柜一样的建筑物。几乎每一个当过中学教师的人都可以背出它的外观和内部格局——红砖到顶，没有任何装饰物和水泥的覆盖。右边五层，左边四层，每层八个教室，三层有物理实验室，二层有化学实验室，外加十间办公室和四个两个月以后保证不能用的厕所……这样的教学楼在龙城市有近百座，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只不过安放在不同的学校罢了。

辅民中学历史长，面积大，学生多，教学质量也算上乘。如果单按统领人数的多少计算官品的话，大部分中学的校长最多是个团副，而辅民中学的校长起码是个正师级。它之所以算不上重点中学，原因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所在的这个区恰好是龙城市的文化区，有五六所大学都在这个区里。每所大学都设有一所附中。附中的教学质量有大学做坚强的后盾，教学设备也都有大学来支援。将这些附中划为重点中学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再说，重点又不能太多，都是重点就没了重点。都是重点，谁来教育普通的学生呢？为此，辅民中学

只好屈居“普通”了。

普通这个词和受气或委屈多少有点关联。每当“辅民中学”的老师看到自己用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初中生不再报考本校高中而要往高枝儿上飞翔的时候，心里就免不了有几分酸楚。录取新生的时候，要等重点学校像采茶叶一样把又鲜又嫩的尖尖全都摘走以后才轮得上普通学校，多让人寒心啊！——那尖尖原本都是自己的心血呀！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辅民中学也毫不气馁。全市举办的各种竞赛中，辅民中学都能拿到前面的名次，第一名或第二名的奖杯也时不时地捧个把回来。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虽不能像重点学校那样达到百分之百，但总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也必定要占相当可观的比例。因此，辅民中学在方圆十里也享有不大不小的声誉，许多优秀的学生因为离家近，也愿意走进辅民中学的大门。

用教育局长的话来说，“辅民中学”虽非重点，但很重要，是比重点还要重要的学校。是非重点的重点，是普通中的冠军……

由于“辅民中学”较为特殊的地位，“辅民中学”的校长与其它普通学校相比，身份也略有不同。虽不是“嫡系”；但也绝非“杂牌”，颇有点高级民主人士的味道……在选派校长的人选上多少要有点“资历”。

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位广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如今已经故去。第二任校长是位老革命，在学校干的时间最长，文化革命中也被斗得最惨，当过一次“叛徒”两次“特务”还有一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含恨而死，可惜生前没有看到昭雪平反的通知。以后又接连换了五位校长，最长的一

位干了五年，最短的一位只有三个月。不论建树大小，他们都曾为“辅民中学”的教育流下过辛勤的汗水。其中除了一位光荣离休，其他四位都有所升迁，职位最低的是市教育局的视察员。

“辅民中学”现任校长叫顾永泰，他是一年前到任的。

目前，大多数人对新领导的到来，心情是复杂的，反映出的态度十分漠然。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对新领导不必企及过高，更不要盼望他们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或者哪怕是让人心情振奋的事情来。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不会凭空变出房子和钱财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或改善办学条件。面对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他也无力回天……可大家又希望来个好领导——政策水平比较高，通情达理，处事公平果断。

前几年，大家对新领导的就职演说往往看得很重。励精图治、激动人心的讲话往往能让大家兴奋好几天。到后来，发现不过是订点条条框框，空喊几句新鲜的口号，烧了三把虚火，那让人回肠荡气的语言倒显出几分浅薄来。

大家厌倦了，派来的新领导怎能不觉察，于是再上任时，就极力压低嗓门，力求平和地讲几句家长里短，以求人心的沟通。或者说几句“人活着就得吃饭，人吃饭就得放屁”的大实话，以表现自己的豪爽和实在。但没过几天，大家又不满足了。他们觉得领导还要有个领导的样子，振奋精神的讲话谁不需要？只不过以前是太大太空了，而且连个花样都没有。

人们的掌声再没有以前那样整齐，人们的笑声也再没有以前的痛快。好像是酸碱中和生成盐，人们把喜怒哀乐中和在一起，生成了一种不甜不咸，不酸不辣的苦涩的物质来。人们自己也闹不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以前脑子里还能神

化和幻想出一个好领导来，现在，这种幻想的功能也已日渐衰退。面对这种无所适从的局面，领导怎么好当？

顾永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辅民中学”的。

开始，老师们并不把顾永泰当作怎么一回事——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已经到了“养鸟种花”“准备回家”的年龄。他不会再像雄心勃勃的中年人那样出些花点子，搞点新招数来推动学校的工作了。他来“辅民中学”不过是“把把关”、“掌掌舵”，他只要顺乎潮流，与学校同步，不捅什么漏子就行了……

可是，三个月下来，老师们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了。顾永泰不但处处插手，事必躬亲，而且一反前任几位校长保持的那种平和谦虚的作风和宽厚和蔼的态度，居然显得近乎专横。

他九月份到任，十月份就撤了两个班主任的“职务”。

上任后的不几天，他来到初中二年级的办公室。那时候，他的威严还没有达到老师们见了他不敢说话的程度。他和大家似乎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随便寒暄了几句，也就没了话，老师们便各干各的工作，他就站在墙边看一张教学进度表。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耳朵照顾着身后。

教务主任拿着三张表格走进教研室，说：“噫！诸位老师，新转来三个学生，你们看放在哪班好？”

靠门口坐着的一位女教师说：“又给学校多少钱？你去教室看看，还坐得下坐不下？”她的声音很大，却带着几分嘶哑。

教务主任只是谦和地微笑着，“克服一下，再挤一挤……”他知道老师的脾气，说是说，做是做。让她们嚷一会儿，发够了牢骚，学生早晚还是会收下的。

果然，那位女教师接着说：“四十五个人的教室要坐五十四个。要说挤一挤，你给我一百个我也挤得下，巴掌大的火柴

盒里能放二三百根呢！人不是火柴棍儿。再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作业，多操一份心，你们当头儿的就会做人情……”

对面坐着的一位男教师小声提醒她：“别瞎说，顾校长在这儿呢！”

女教师说得义愤，说得嘴滑：“校长在这儿怎么了，校长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

教务主任赶紧把话接了过来：“孙老师，你说的我全理解，孩子的家刚搬到咱们这边来，咱怎么也不能看着孩子没学上是不是？”

不知是教务主任的话打动了大家的心，还是孙老师刚才的话有些唐突，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年级组长是位瘦瘦的戴眼镜的老教师，他站起来，从教务主任手里接过三张表格说：“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

他手下统帅着十位班主任，为人公平厚道。因此其他老师也没再说什么。

孙老师走过来赌气地拿走了最上面的一张说：“既然如此，我要一个！”她扫了一眼表格自嘲自解地说：“嘿！妈妈是副食店的，这下有人帮我买排骨了……”

顾永泰自始至终没有转过身，没说一句话。现在他沉着脸转身走了。

教务主任若有所思地皱了一下眉，也走了。

万万没有想到，在星期六召开的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孙老师被撤销了班主任的职务。顾永泰的讲话尖刻得让人不能忍受：“我光听说，现在中学生的思想混乱，素质很差。可我没有想到，我们当老师的素质也如此之低！你活着难道就为了肚子？你教书难道就为了几块排骨……”

“那是开玩笑啊！”孙老师大哭起来。不当班主任并不可怕，那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少操多少心，少白多少根头发？现在的情况不同，她是因为说了一句什么排骨被撤掉的，她觉得她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污辱。

许多老师忿忿不平。顾永泰难道不吃饭吗？不要说是开玩笑，就是真的托学生家长买点排骨也不必这样大动干戈。他顾永泰难道是外国人吗？

孙老师的年级组长简直是痛心疾首。回到办公室，他一反平和地拍着桌子说：“孙老师是全年级最能干的班主任，也是最受家长和学生欢迎的老师！真是岂有此理！”

当教务主任把这些反应告诉顾永泰，并说明孙老师还是上一届的先进工作者时，顾永泰说：“这正反映了我们先进工作者评选中的问题。”他又说：“不当班主任也不是什么处分，不过是换了一下工作，她仍然可以教她的语文课嘛！”

教务主任又鼓起勇气说明现在买排骨并不是很困难以证明孙老师的确是开玩笑。

顾永泰已经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吧！”

教务主任只好怏怏离去，然后告诉大家会谈的结果。大家也只有气得干瞪眼，咒骂这位顾校长没有水平，不通人情。

这时，如果有一位哲人给孙老师分析一下来龙去脉的话，孙老师就懂得她为什么会受此不白之冤了。她千不该万不该说了那一句“校长在这儿怎么了……”那句看起来无所谓的话大大伤害了顾永泰那极强的自尊。买排骨的话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处理人的口实。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孙老师就会知道，在两种人面前开玩笑是很危险的，一种是卑鄙的小人，另一种就是专横的领导。

顾永泰虽然极为自信，但他也不会愚蠢到听了那么多反映之后而无动于衷的程度。

对待错误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作法。一种是不管明里暗里，改弦更张，承认错误。另一种就是再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没有错误。顾永泰强烈的自尊把他引入了歧途。老师们的反应使他变得十分焦躁。

那天下午，一个电话不知怎么打到校长办公室，电话是城里的一家浴池来的，说是让校方领人。是谁？干了什么？都不说，只说是“辅民中学”的一位老师，男的女的也不讲，就把电话挂了。顾永泰火冒三丈，据他多年的经验，这必定是个男的，与流氓事件有关。他当即让保卫干部去领人。

保卫干部赶到浴池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发现一位姓胡的女老师被关在卖澡票的房子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位像母老虎似的服务员。看见学校来了人，胡老师先自呜呜地哭了起来。一问才知道，她误拿了浴池的一块肥皂。

“什么误拿？是她偷的！看穿那身衣服！像个人儿似的！”母老虎瞪着铜铃般的大眼说。

原来，胡老师洗完澡，穿好衣服，下意识地 将肥皂裹在毛巾里，刚刚放进书包，就听见有人说：“你把书包打开！”

“为什么？”胡老师莫名其妙。

“你自己明白！”

胡老师也来了气：“你凭什么让我打开？”

“凭什么？你偷了浴池的东西！”

许多顾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凑过来看热闹。

互相骂也骂了，吵也吵了。这样僵持下去也回不了家，最后，胡老师自觉问心无愧地打开了包，她愣住了。毛巾里分明

有一块属于浴池的肥皂——那肥皂是只能用而不能带走的。她顿时羞愧万分，恨自己的脑子想什么去了，把这块像炸弹一样的肥皂放进了书包。她红了脸，把肥皂放到桌上，喃喃地道声对不起，低下头准备离去的时候，那位女服务员拦住了她。

“干什么？”胡老师问。

“这就完了？”女服务员说。

“不就是一块肥皂吗？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故意拿的……”

“你到现在还嘴硬！”

“你为什么要强加于人？”胡老师怒不可遏地说。

“那你今天就别走！”那女服务员分明要报刚才的一骂之仇。

如果这位女教师是位蛮横的，她完全可以大吵大闹，雄纠纠地打出门去。浴池的服务员再厉害，毕竟不是专政部门。可惜这位女教师太软弱了，她没有碰到过这样难堪的局面。她只会重复着一句话：“你冤枉好人！”

可悲的是，围着那么多看热闹的人，竟没有一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她们只是瞪大眼睛痴痴地看着，脸上显出一种满足的神情。可能是胡老师身上的那身衣服太漂亮了，引起她们的嫉妒。否则就无法解释这种离奇的现象。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她是辅民中学的老师，当老师挺不容易的，让她走吧……”

女教师虽然软弱，但在刚才将近半个小时的争吵中，她没有带一个脏字，没掉一滴眼泪。听见这话，她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捏了一下，眼泪夺眶而出，齐刷刷地顺着两

腮流淌下来。

看热闹的人吓了一跳，都以为她受了这句话的感动。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在这短短的一瞬，多少辛酸，多少不平，多少不明白都随着眼泪奔泻出来。她敏感而纤细的心知道，老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是被尊敬的对象，而是被同情甚至被可怜的角色。如果刚才那个人说，她是老师，她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样的人不配作老师，她都不会哭，她只会感动或者愤怒。而刚才那句话分明是说，当老师挺可怜的，饶了她吧……

不要自欺欺人，让我们扪心自问。

如果教师在民众心中只被当作同情或可怜的角色，教育还有希望吗？

如果还有一位教师也在浴池的话，她会理解，那位女教师的眼泪不光是为她自己流的，她是为所有的教师在流泪。

那位服务员侧身让出一条生路说：“你既然承认了错误，你就走吧！”她蛮横而不失狡猾，话中有话。

女教师像头狮子一样地咆哮起来：“我就不走！我没有偷！”

.....

保卫干部是位青年人，他望着服务员那张令人憎恶的脸，居高临下地说：“把你的证件拿来，我登记一下……”

服务员有些慌乱：“要我的证件干什么？我又没偷东西。”

“你没偷，可你说她偷了，你是证人。我们要立案调查。”

“不就是一块肥皂吗？立什么案？”

“她是一块肥皂的问题，你是侵犯人权！”

服务员终于明白对面这小子的用意了，可她还是上了当：“她自己不走的，我又没留她……偷了肥皂还有理……”她的无知使她蛮横，也使她虚弱。

保卫干部站起来说：“好吧！明天我找你们领导谈……胡老师，咱们走吧！”

“找领导谈！”这本来是句吓人的话，女服务员却当了真。对方前脚走出门，她后脚又给辅民中学挂了电话。电话仍然是顾校长接的，服务员渲染了许多，在偷字上又猛下了功夫。不但告了女教师，还告了她的庇护者。

保卫干部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只是第二天随便向顾永泰打了个招呼，说不过是个误会。顾永泰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了。

“你不要给我分析什么动机，你告诉我她到底拿了没有？”

保卫干部只好说：“就算拿了吧。”

顾永泰更加相信无风不起浪，女同志心是最细的，怎么能把别人的肥皂当成自己的。于是，顾永泰又撤了胡老师的班主任，理由是这种人不能为人师表。这次没有开什么大会，说是要留给胡老师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经过好事者的几次传播，效果却比孙老师那件事的影响大了几倍。

为这事，保卫干部跟顾永泰大吵一场，毕竟是年轻人，居然骂出了“混蛋”二字。为此，这位年轻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来十拿九稳的分到手的一间房子以分数不够被吊销，本人也调到校办工厂去负责采购了。

顾永泰上任不到一个月就烧了两把火，这火烧得大家浑身发冷，牙齿打颤。看门的老于头说：“这不是又搞文化革命

了么？”

自此，顾永泰得了个排骨校长和肥皂校长的绰号。顾永泰毫无惧色，仍然摆出个泰山石敢当的架势来。同时，老师们再也不敢在顾永泰面前随随便便，说三道四。一年下来，倒也平平安安，只是自愿调走了包括胡老师在内的八、九个中年教师……

顾永泰生得高高大大，白净面皮，肚子大约高出胸部三寸。两腮有两块垂下的肉团，生气不生气都由肉团的松紧和上下的位置表现出来。他的脑袋比常人要大出一轮，独个儿的时候不显，每当他和老师们站在一起时，外人不用问，便可知道这里谁是领导人，而且级别绝对不低。

顾永泰不但具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力过人。他早年是会计出身，头脑的这部分至今仍十分灵敏。学生高考时各科各类分数，校办厂的财税利润，学校的各项收入支出，他只要掐指一算，连专门的会计也不能不佩服，只不过他不经常过问罢了。

本来，顾永泰是可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校长的，只可惜他太希望别人尊敬了，于是走到了事物的反面。可悲的是，他对此竟毫无所知，甚至以为这一年建树颇多，口碑很好。

夏天，他摇一把芭蕉扇走南闯北，冬天一块大白手帕总不离手，别人一直以为他患有鼻炎。一年来，他的眼睛只盯在两处：一是高考的战况，二是教师的纪律，其它事情一律不管。他没和学生谈过一次话，也叫不出一个学生的名字，他有点讨厌孩子，宿舍里只养着一只猫。他好像绝了七情六欲，最大的癖好是看侦探小说。图书馆这类书的借阅登记卡上，第一名准是顾永泰。